



俄罗斯风俗画家
弗·耶·马柯夫斯基

俄罗斯风俗画家
弗·耶·马柯夫斯基

刘亚清 刘 勉 编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朝花美术出版社

1957·北京

俄罗斯風俗画家
弗·耶·馬柯夫斯基

編譯：刘亞蘭 刘迅

出版者：朝花美術出版社
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

責任編輯—平野 美術設計—溫再人

發行者：新华書店

印刷者：北京市印刷二厂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9 号

1957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6 印張 1 5/9

印數：1—1,320 統一書号：8028·1650

前 記

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以下几本書編的：

1. 瓦·西耶汀：“弗·耶·馬柯夫斯基”(国家艺术出版社出版，莫斯科 1949 年列宁格勒)；
2. 列·塔拉索夫：“弗·耶·馬柯夫斯基”(国家美术出版社，莫斯科 1955 年)。

文章中个别地方参考了吳达志譯的“爭取精通繪画技巧”一文，特此致謝。

弗拉基米尔·耶哥洛維奇·馬柯夫斯基，是俄罗斯著名的现实主义風俗画家。他的富于幽默的特性和深刻的观察力，使他的作品給予人們無价的和永不能忘的生活知識。

馬柯夫斯基 1846 年生于莫斯科。父亲是一个繪画的热烈爱好者。当代著名的画家特罗平宁、布留洛夫和許多著名的作家、音乐家、演員，常到他家里作客。他們的家庭在当时成为莫斯科美术文化的中心。馬柯夫斯基的父亲很喜欢收集名貴的俄罗斯和国外的版画。因此馬柯夫斯基从小就是長在艺术的环境里。父亲的另外兩個兒子和一个女兒也都是画家。其中康斯坦丁·馬柯夫斯基是当代著名的肖像画家和历史画家。

馬柯夫斯基的繪画才能很早就被家庭發現。在他七岁时画了一个官僚的形象，在画底下写了“醉鬼”兩個字。

在繪画方面的教育，第一个先生便是他的父亲，他父亲是一个業余画家。画家年青时画的一張画，是描繪他父亲拿着版画給他最小的兒子尼古萊看，大兒子康斯坦丁在另外一个屋子，坐在画家前面画画。馬柯夫斯基十五岁时，在父亲指导下，他完成了“卖格瓦斯的人”的作品，可以說这是画家第一幅描繪得比較深刻的作品。这幅作品展出后，受到当代批評家的称讚。这时——1861年，馬柯夫斯基已經进入莫斯科繪画与彫塑学校學習。

画家的父亲——叶哥尼·馬柯夫斯基是莫斯科繪画与彫塑学校的創辦人，他远在1830年第一人組織並領導一个写生班，以后又改名为素描班，在1843年才改为这个专科学校。它和彼得堡的美术学院有很大的不同，一开始就十分接近俄罗斯美术新的道路。整个学校的学生、教授和学校作風都是民主的，学校里充滿了现实主义的气氛。特別明显的是，在五十年代学校里来了画家查連柯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画家，是威涅齐阿諾夫的学生。他把整个学校空气变得更为活潑，他运用了一种新的具有才智的教学法，主要要求学生少临摹，多进行写生。这个学校漸漸地成为培植新的、民主的美术的种子。

馬柯夫斯基在这个学校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。他在学校里所画的作品，都是从周圍日常生活現象中寻找到的題

材；他的學業進步得很快，迅速的由一班升為三班，他常常得獎。他的作品很早就參加展覽會了。

1864年美術學院展覽會上，他展出的作品，是從家庭生活中找到的題材。1865年他展出的模特兒羣像和“畫家的畫室”兩幅作品，得到了兩枚小的銀質獎章。1866年，他展出的“朗誦文學作品”得到了一枚大的銀質獎章。他在1866年畢業。他用三年的時間畫了一幅“鄉村的孩子看護馬匹”，1869年美術學院又獎給了他一枚金質獎章，並給他為一級學院美術家的稱號。

馬柯夫斯基在美術專科學校學習年代——六十年代——是一個不平靜的年代，在整個俄羅斯掀起了一个农奴要求解放的运动。进步的、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，在当代美术作品里得到了反映。在五十年代末期，俄羅斯出現了新的美術运动。斯塔索夫写道：“克里米亞战争（註1）和随之而来的时期，终于也使俄羅斯的画家不能沉默了。这會是多么需要的。到了如此程度，艺术也能够認識到自己是一支社会力量，这支社会力量是創造着完全不是为了消遣玩玩，而成为大家所感到需要的东西；已經到了如此程度，新的画家感到必須和自願地与整个社会走在一起，——这一切，都被在克里米亞战争以后的新时期，开始湧現出来的大量繪画作品所証明，所有这些作品，都含有新

的內容和情緒，而在以前任何時期都未曾有過這種大量的美術作品。從五十年代末期起，它們形成了一支流不盡的愈來愈寬廣的巨流。”

新的美術在六十——七十年代是理想的和現實主義的美術。它以完全現實的、有思想內容的姿態來描繪人民生活。這種美術現象把俄羅斯進步的、天才的美術家都聯合起來了。這些俄羅斯現實主義的畫家，有很大的功績，在他們的畫里揭露了反人民的資產階級——地主反動的統治面目。

馬柯夫斯基成為進步美術隊伍中重要的人物。1863年在彼得堡發生的著名事件，美術學院十四個學生為了反抗美術學院的陈舊的教學制度，於是全體離開了學院，組織了藝術家公會，這個公會的領導者是克拉姆斯柯依。而在莫斯科，同樣在六十年代，這正如斯塔索夫所提到過的，也有一批新的成熟的畫家，他們完全不屬於彼得堡的藝術家公會，但是他們同樣相信一樣東西，他們（莫斯科和彼得堡）目的是一樣的，他們的繪畫都是民族性的繪畫，選擇的題材也是從日常生活中來的。在莫斯科的畫家有：別羅夫、普良尼施尼柯夫、薩甫拉索夫和更年青的馬柯夫斯基。上述這些莫斯科的畫家和馬柯夫斯基一同，第一批為米雅索葉多夫（第一個企圖舉辦巡迴展覽會的人）的理

想而工作。他們于1870年在巡迴展覽協會的章程上簽了字。馬柯夫斯基一生忠實于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巡迴展覽協會。

馬柯夫斯基經常擔任巡迴展覽協會的管理處負責人之一的工作。他熱烈地進行創作，差不多一次展覽會都有他的作品展出，從1872年——1895年展覽過他的一百五十幅作品。他認為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，因為他看到了展覽會的活動培養了人民羣眾的道德。他在1887年給克拉克姆斯柯依的信里，曾經說過，巡迴展覽會應在莫斯科展出：“我認為，要是展覽會繼續在彼得堡展出一兩個星期，莫斯科就會受到損失，我們在彼得堡展出，雖然可以多得些錢，可是就離開了我們主要的目的，培養道德的目的就受到了損失。”

馬柯夫斯基認為美術作品應有一定意義的內容。特別在巡迴展覽會的作品里，過了二十年，到了九十年代，馬柯夫斯基仍然保護着巡迴展覽協會畫家們的偉大功績。雖然當時巡迴展覽派內部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，大多數畫家畫一些所謂“純藝術”的作品。因此我們研究馬柯夫斯基的創作，不能把他和巡迴展覽派的活動分開。這不只是因為畫家在工作中的熱情，也不只是因為他有作品展出，而是因為畫家整個的思想和創作和巡迴展覽協會緊密聯結着所

証明了的。画家竭力的拥护巡迴展覽会的理想和工作的原則。克拉姆斯柯依是这个組織的領導者和主要的理論家，他曾經这么說過：我們的美术应当是有思想內容的。人民的和民族的；馬柯夫斯基的作品完全体现了这个原則。

馬柯夫斯基是一个独特的画家，他有很高的天才，在俄罗斯美术界他占有特殊地位。他的作品主要特点，具有幽默的特性，他常常用他的幽默来达到批判和諷刺人們生活中存在的缺点。

馬柯夫斯基是一位具有理想的画家，他不能画出空洞的沒有意义的微不足道的諷刺性的作品。在1870年他开始独立的工作。在这一年他画了“唱讚美詩的人”、“羊拐骨遊戲”和“在候診室里”，这些都已经成熟的代表作品了。“在候診室里”（藏国立特列恰柯夫美术陈列館）令人信服地使羣众和进步的批評家相信，这是一幅很特殊的有力的作品，形象也十分准确的。斯塔索夫說：“馬柯夫斯基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家呢？在很短的时间里，我們眼看着他迅速的获得了很大的进步……他最近的作品，‘在候診室里’，我想大家会和我有同样的看法，是一幅現代俄罗斯美术界出色的典范的作品。”这幅作品很巧妙地譏笑了一些落后的人，神父是一个很可笑的人，他很自信的說服一个牙痛的女人，用一种家傳的、“最准确的”方法可以治

疗牙痛。这个女人也是很可笑的，她包紮着嘴，很天真地听信这个从沒有科学知識家庭培养出来的大夫的花言巧語。他們兩人很認真地研究这种不科学的治疗方法——而在那兒呢？在大夫的候診室里！

在1874年，馬柯夫斯基画了“探望穷人”，1876年画了“接受养老金”，这两幅画表明了画家善于运用他的諷刺的才能，並且以不同的諷刺手法来表現不同的題材，使作品产生丰富多采的效果。画家描繪地主資产階級时，他的諷刺就是無情的辛辣，以巧妙的語言来咒罵他們的丑惡面目。

“接受养老金”是描繪一个老軍官太太的形象，她那一付可笑和可憐的模样，她那种自大的神态，覺得自己是一个貴族。她穿着灰色的衣服，在天花板低矮、並且充滿臭气的匯款出納处旁边，室內空曠一無所有的牆壁，她和那些来取款的老人，老太太們在一起等等情形。画家譏笑了空渺的、虛偽的、沒落的貴族階級。

“探望穷人”（藏国立特列恰柯夫美术陈列館）是描繪两个敌对的階級——一个是富有的，一个是貧穷的。作品使我們厭惡那位愛裝腔作勢的有錢的女人，她穿着价值昂貴的絲絨大衣，拿着一只眼鏡来探望穷人，摆着一付引人注意的驕傲的态度，而內心实际上却充滿了自私和貴族的

假仁假义。她到这穷困的家庭来，是为了帮助这些穷人的，但是她刚跨进门槛，进入屋内，看到了那屋檐底下的环境和穷人们，以及他们穿着的破烂的衣服，她心里马上涌现出一种厌恶情绪，并且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出来。她那虚伪的、耶苏教慈善的假面一下便消失了。她整个身体都使人感到冷风嗖嗖。她以毫不客气的态度看着老太太——这个穷家庭的母亲，和站在旁边的姑娘——母亲的女儿。

有钱人的帮助，使这一家庭的人们精神上感到负担。有钱人是看不起这些穷人的，不把他們当作人来看待。好像說，穷不是罪过，你们就这样安分地过日子吧。相信上帝，求他帮助你们，在有钱人那里获得一些帮助吧。

画家描绘这些穷人，虽然穿得又脏又破，但他們的感情自然诚实，有钱人的自满不可能盖过这些穷人的純真的感情。

画家同时也画了许多以普通人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。比如“穷人”(1873年)、“彈曼陀林的人”和“卖报纸的人”(以上兩幅均在1874年作)、“殘廢者”(1875年)、“在牢獄門前等待着”(1875年)、“被判刑的人”(1879年)等等。这些作品表明了画家是同情那些顛沛無告的和痛苦的人。最明显表現这种思想的是“在牢獄門前等待着”(藏国立特列恰柯夫美术陈列館)和“被判刑的人”(藏国立俄罗

斯博物館)。

“在牢獄門前等待着”，前景是政治犯的亲戚，典型的俄罗斯知識階級的形象。画面上还有許多乡下来的人在等待着。

关于“被判刑的人”这幅画，斯塔索夫曾說过，好像听到了巨大的、有力的、悲剧性的音調。宪兵拿着指揮刀，領出被判决的要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。这时他遇見了痛哭的父母，但他仍然严肃、坚决。他了解自己没有什么錯，自己是对的。斯塔索夫認為这幅作品是俄罗斯美术作品中重要作品之一。这些画受到人民羣众的欢迎。这些作品都描繪了当代生活的悲剧。

在七十年代，画家完成了一幅著名的作品——“市集”，这幅作品塑造了俄罗斯民族許多典型的人民的形象。特别是画家为了这幅作品所作的習作，是很有意义的，現在这些習作都收藏在国立特列恰柯夫美术陈列館。

其中一張“卖格瓦斯的人”(1879年)，描繪一些手工業者穿着白圍裙在街头喝格瓦斯。这幅習作的調子是乐观的、明朗的。画家在这幅習作里，善于在人民中找到真实的、特殊的个性。他描繪的工人，只是一些普通的人、誠实的人，看到这幅習作，一定会引起同情的情緒。这幅画表現的方法也是非常豪放的，因此和所要表現的人物也是

十分調和的。

在七十年代，馬柯夫斯基還有几幅特殊的作品：“煮果子醬”（1876年）、“慶祝節日”（1878年）、“伴侶——好朋友”（1878年）等等。這些作品專門描繪小市民的形象。

“慶祝節日”是描繪几个老朋友，他們都以感動的、狂歡的情緒慶祝節日。這件小事把他們整個身心都包圍了，好象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什么东西了。

“煮果子醬”（藏國立特列恰柯夫美術陳列館），充滿了幽默，鮮明的描繪了那些眼光狹小、打小算盤的、平庸的人，他們总好象世界上沒有什麼風浪，對什么都滿意。畫面上的老头描繪得最滑稽可笑，他非常嚴肅地把果子醬弄干淨，他的神情好象作着一件非常巨大的事情；坐在火爐旁邊的老太太，用匙子攪拌果子醬，很滿意地看着果子醬漸漸地濃起來了。

八十年代馬柯夫斯基的生活中出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在1882年莫斯科繪畫雕塑專科學校因為別羅夫的逝世，請他代替別羅夫擔任教授的職務。他了解這個工作的意義，非常認真地進行新的工作，勤勉的當一名教員。過了几年，他說過：“我的父親是這個學校的創辦人，我的兄弟，我的孩子，也在这个學校里讀過書，我和畫家索羅

金、普良尼施尼柯夫也在这个学校里教过十二年書。我們象朋友一样地工作，工作得很有成效。这个学校存在了六十年，艺术家公会都总是在繁荣着，虽然在前几年也有些困难。应当指出这些成績是艺术家公会和教員們的功劳”。

学校的工作並沒有妨碍馬柯夫斯基的創作活动。从1880年起，他常到烏克蘭去，每次回来时，总帶回許多習作和素描，和一些日記，到1885年他画了以烏克蘭生活为題材的几幅作品“四个烏克蘭人在談話”、“烏克蘭人在小酒店”、“烏克蘭的市集”、“在市集上的盲穷人”和三十八件習作。

画家十分激情地描繪了烏克蘭的乡間人。在“四个烏克蘭人談話”里，他們灵魂深处的感情可以从他們臉上的神态看出来，他們都是一些善良的人。这幅作品的表現方法也是很瀟洒的，以豪放的笔触表現了乡下人的朴实形象。使人信服地象是看到了真实的人。这些人的手粗壯有力，紊乱的头髮，滿臉皺紋；这些細節的描繪，使人感动。

关于这些有关烏克蘭生活为題材的作品，馬柯夫斯基說过：“我明白了，应当一次画完，用这样方法可以把对象画得真实，正确；但是在工作之前，我們一定要了解所画的对象，要研究对象。必須先用腦筋，然后才下笔，画

起来了就再不要临时去找什么东西，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和肯定了一切。”

馬柯夫斯基願意在他的画面上都是描繪真實的事件，所以他总是像学生一样地去研究自然和生活。他画了不少風景和生活習作，这些都不是坐在画室里想象画出来的，都是如实的写生的，这样就培养了他的眼睛对于真实生活的理解和現實的觀察力。

馬柯夫斯基的艺术並不是輕易簡單成功的艺术，他所說的一次画出来的作品，意思並不是只認識对象的外表，也不能把所看見的东西全部画出来，而应当删除一些不必要的东西。这些是由画家的世界觀帮助他完成的。

因此，当画家腦子里有了一个形象以后，便長久的环绕在自己的思想活动中。这些形象的来源都是从一些故事和他所看見的現象得到啟發得来的。有了这些形象的意念以后，他总是作一些簡單的速写（用鉛笔、水彩或者是油画），然后放在一边，这些速写性質的作品，对于將來所要完成的作品，只是一些基础而已。过一些日子，画家再在这些速写的基础上加一些东西，另外再画許多習作，然后又放在一边，等思想上对于这些題材完全成熟了，画家再找自己所需要的对象，进行創作。

有时，馬柯夫斯基偶然碰到他所需要的对象时，便很

快地进行他的创作。画家认为美术创作是一种艰苦的劳动。他认为在创作里最困难的是在画面上表达出某一种东西——画的灵魂。他总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达到这样的境地。因此他常常重新画同样题材的几幅作品。比如“姊妹俩”、“在牢狱门前等待着”等等。

馬柯夫斯基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画家。用斯塔索夫评价巡回展览协会年青画家们的话，同样可以适合对于馬柯夫斯基的评价。斯塔索夫说：“他们这样说，只有工作，经常工作，不知道什么叫休息，什么是懒惰和玩纸牌的画家，才能成为我们新的公会的一员。”

巡回展览派画家的作品富有巨大的社会意义。他们的作品是战斗的武器，他们为人民群众争取未来的美好生活而斗争。馬柯夫斯基认为作品中的政治意义是很重要的，美术应当是现实生活的反映。他不同意一些理论家常常把形象和內容分裂的说法，他认为在这方面不能有什么争论，两者是不能分割的。作品如同一棵树的根和叶，能不能武断地说，只是根或者叶重要吗？他又说：“如果我遇见什么就画什么，画花，画套鞋，这样，人们就有权利叫我傻瓜。应当用自己的智慧去工作。好的内容应当要好的技巧表达出来，否则就可能使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得到相反的效果。”